

琴台客聚

不刃劍低昂，一介猶燃冷硯光。」頗能點中這位散文家、藏書家的要穴。

文藝家的神韻

——序謝春彥《吾師吾友》

春彥先生寫黃裳，有一句「琴心不刃劍低昂，一介猶燃冷硯光。」頗能點中這位散文家、藏書家的要穴。

與黃裳交往不多，每趨去上海，大都由茹志鵲大姐(王安憶母親、小說家)安排飯局，座中客每每有黃裳在。黃裳一般不大講話，有舊派文人的風範。

有一趨去探望巴金老，他他一塊去，我們在與巴老的交談中，他兀是靜坐一旁、不發一語，怡然自得，令我留下深刻印象。

後來我負責的香港三聯書店編輯部出過他的一本隨筆(《回憶與隨想文叢》)，讀他的文章馮永剛暢，蘊含一股不平則鳴的底氣，才知他冷灶熱燒，正合了春彥先生的那一段話：

「文匯老人鄭隆兄說黃裳有靜有門的兩面，倒有些冷峻燭燭熱烈的味道，他或也有些晚明文人的氣味吧！」

春彥先生寫《百年畫魂林風眠》，有一段話寫黑暗時期陷於人生低潮的林先生，字字入扣：

他和劉海粟先生的住處都靠近法租界公園，那時我因之常在那一帶呆坐，就見林先生一襲舊裝，揹着一個癟癟的提包，蹣跚獨行在冷寂的街

(下)

爽姐私語

林爽兒

繼續 13

今天繼續逛 13 酒店。

B 大哥和經理帶路，帶我們從法國餐廳轉過去中式餐廳，那是吃珍貴潮州菜的地方，命名「十三皇朝」！內裡設計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鬼佬設計的中式餐廳，因為時間緊迫，咱們繞了一圈拍了照便離開，轉進吃日本懷石料理的「德川日本牛」，其中鐵板燒的貴賓房放滿了數百支名貴的、罕有的威士忌，看得愛酒的同行傻了眼！

光參觀已經很過癮，因為會見到很多華麗登场的東西，轉過去吃懷石料理的餐廳，一幅美麗的幾帳十分搶眼地擺設在當中，B 大哥說那是在北京故宮展覽過，拍賣所得的！

再去看看餐廳的牆壁吧！全部是人手製作的和服腰帶嵌上去，很有特色，很有心思的裝潢！我們看着大家都在想，全部都是錢呀！盡情地花錢把最

令人意想不到的東西都放在酒店裡，的確令我們大開眼界！走到很期待的酒店房間了，是有專屬的電梯到每間房，我們參觀了三千呎、六千呎和過萬呎的房間，同行的朋友說：「我的同事採訪時，一個人住了一間二千呎的房，不過她睡不着覺，因為房間大，她一個人害怕！」



豪華客房的客廳，可以招待好多朋友開派對。作者提供

路地觀察

湯禎兆

旅途親子思考

現在的孩子比我們更幸福，年紀小小就可以四出旅行，眼界的確不同。孩子由一歲多便和我們旅行，由最初不習慣在街上和酒店去廁所，到現在連吃飯洗澡也能自己照顧自己，令我們十分安慰。

我倆是雙職父母，平時無法每一刻都陪着孩子，旅行是唯一可以廿四小時相對十天的美好時光，大家都會看到日常生活上沒有留意的一面。大兒子日漸壯健，已經可以替我們拿大小行李，晚上除了自己洗澡，也可以照顧弟弟。洗澡後，他會拿我們帶給他們的書和象棋，和弟弟來一些睡前活動，等爸媽梳洗後，大家才一起睡。

孩子從前旅行一直都依靠畫紙，長途飛機才開啟電子屏幕讓他們看一會電影，一概不准玩互動遊戲，怕他們沉迷。年紀漸大，學校也開始用電子教學，但旅程中竟然一次也沒有問過要用。可能因為二人年紀漸長，可以一起玩的東西愈來愈多，除了自己畫畫，也可以

玩過三關、太平天國等遊戲，我們今趟第一次要兩兄弟寫旅遊日記，一到餐廳，他們便會拿出來，哥哥會寫字記錄去過的地方，弟弟會抄哥哥的字，再有點畫。我們今次去日本，漢字多，他們喜歡抄站名和地名。一本日記已經可以消磨他們很多時間，希望此習慣可以維持下去。

下次旅行，希望孩子也可以養成攝影的習慣，用相機學學構圖，今次玩票性質，只讓哥哥用媽媽的手機，為我們拍了些合照。早前媽媽替他買了舊款二手的數碼相機，希望他會用 viewfinder 去學攝影，不要只用螢幕，下次旅行試試！

日本的優點是大部分洗手間也很乾淨，天天吃街外的東西，又要四出奔波，孩子去大便的時間都打亂了。在日本的話，在街上找洗手間，他們也不會抗拒。

日本最不好是兒童餐，全部都相差沒幾錢，都是炸雞或天婦羅及意粉，不知道為何這麼有創意的國家，兒童餐的款式真的很單一呢！

七嘴八舌

小臻

心魔不除難有和平

近期香港出現很奇怪的現象，有部份人似着魔一樣，行為失控，而且明知事實是自己挑釁起衝突，但又將責任推給別人，沒有勇氣去承擔自己一手做出來的結果。說什麼「時代革命」，革命目的應是為人民謀福祉。他們卻在破壞市民的福祉，拉社會和市民陪葬，將一切責任歸咎警察執法，他們擲汽油彈、磚頭、鐵通、打爛地鐵設施、打不同政見的市民、打在公眾地方拍照的人，明明話做正義的事，卻蒙面和不容許人拍攝，不斷變換身份。社工、記者、義務救護員，其實都是同路人，鏡頭前也明目張膽阻擋警員執法，包庇激進手段的人。再透過文宣在社交網站刻意美化激進者的暴力，強化警察出手的動作然後指警員濫武力。

做完破壞行為就黑衣換白衣，混淆視聽，嫁禍別人。自己打人不讓警察出來執法，別人打他就埋怨警察不出來保護他，只許自己出手，別人不可以還擊，全是不君子行為，令人反感、討厭，卻厚顏地推說我做的行為是為你對抗「極權」的中國，爭取民主自由。

暴徒行為包括到處破壞公共財物、打人，到處放火，非法霸佔馬路，堵塞一切道路的交通，種種劣行和事件的發展情況，根本就赤裸裸地在現場拍攝的鏡頭上，大部分香港人在看電視直播都看到，卻有一批支持暴力抗爭的人寧願選擇歪曲的事實，美化犯罪的言論，明明是暴力示威者，硬說是普通市民，明明自己走入港鐵搞破壞，警察去執法，卻指罵警員擾民。每當辯論這種事件時，他們無法

說服人認同自己的行為時，他們便說，是政府迫出來的。政府做得不好令你不需要抗爭是一回事，你們用的手法是否合理是另一回事，不能夠將錯的行為合理化。

可怕的是有外國媒體記者在香港親眼見到，感同身受受到香港警方的忍讓和克制，仍不會站出來講真相，任由假消息、不客觀的新聞在海外流傳。一些處身香港的人亦寧願生活受影響也不選擇講出是非對錯，有違常理的事，只能說有心魔的人。

你害怕一個人一個國家自然是對它每一樣東西都不會有信心，看事件有預設立場，沒有信任一切談判都難以成事。香港那些恐懼中國內地的人其實只有兩個方法，一是克服心魔，思想向正能量的方面想和做；二是移民，只要生活在香港，你逃避不了接觸內地人，用內地物品，只有遠離你恐懼的人和物，生活才會開心。

正如特朗普一直認為中國在貿易上逼他們着數，美國人的財富被中國人搶走，他們的就業機會少是中國造成。這是他恐懼中國強大，搶走美國一哥地位的心魔，試問貿易生意本來就是一项雙方認為條件合理才簽約合作的事。何解他天天在喊中國在逼美國笨，難道他們的商人真的那麼笨？明知蝕底的合約也簽？沒有利益的生意也做？世界資訊發達，全球一體化曾經是各國認同的趨勢，可是近年開始有反對聲音。因為舊的強者克服不了新強者崛起成為對手的恐懼，他只好想法打壓你令自己安心。相信特朗普心魔不除，中美難有和平相處。

隨著一聲「吱——嘎——」的刺耳利車聲，一輛摩托車從遠處的濛濛亮中一頭扎進醫院的病房樓。徹底驚醒了積攢已久的懶倦。

沉沉的夜色，被突襲的呼號撕開了一道豁口。「喝農藥了，快救人啊！」一個四十歲上下的男人抱起一個軟條條癱着的女人，將車攆倒在地上，甩開還未完全揭開的夜幕，一臉焦躁跑向正在值班的醫生、護士。

「快！去急診室。」周院長三步併作兩步，一把抓起聽診器，箭一樣帶頭衝出去。幾名值班護士迅速幫扶簇擁着患者，也一溜小跑衝進急診室。吸氧、建立靜脈通道、插胃管，一系列操作，即刻準備到位。周院長邊解開患者衣扣，邊詢問家屬。

「喝的敵敵畏農藥，一斤的瓶一整瓶。喝完就趕來了，離醫院三百多米，路上也就兩三分鐘時間。」男人惶恐地回答。

患者已經昏迷，面色青紫，雙瞳瞳孔縮小，雙肺滿佈濕囉音。拿開聽診器，周院長對一旁的護士長徐慶霞說：「立即洗胃！」洗胃機的聲音，心跳一樣規律，水和胃容物，一遍遍替換着流入流出。敵敵畏的氣味，瞬間瀰漫開來，嗆得人直想作嘔。「阿托品五毫克，靜推。」「可拉明0.375克，靜推。」「洛貝林三毫克，靜推。」「氣解磷定二毫升，肌注。」這些藥物需最快速度用到患者身上，徐護士長和眾位護士動作麻利，辟辟啪啪地舐着安甯。抽液、推藥、扎針，迅捷穩準。那些救命的藥在與胃的同時，被第一時間推送到患者體內。

因與丈夫吵架惱氣，女人已兩三天油鹽不進。一口氣吞下一斤敵敵畏，中毒症狀更顯嚴重。生與死，時機只在一個個瞬間。

周院長對候在一旁呆若木雞的男人說：「我們正盡全力搶救，但患者病情危急！隨時可能有生命危險！」男人應諾着，沉默在旁，表示只要全力搶救了一切結果都能接受，也都理解。救命要緊，沒再多解釋，周院長又開始一撥撥下醫囑，護士們爭分奪秒，分工協作，準確無誤地執行着。

「阿托品二毫克，靜推。」「氣解磷定二毫升，肌注。」

整個搶救室內，只剩下醫囑與執行醫囑的聲音，壓制着洗胃機內濃重的乳白色，以及空氣中刺鼻的有機磷農藥氣味。

大概一個小時後，患者被推進重症監護室，執行心電監護，醫護人員二十四小時輪流值班，隨時根據患者症狀調整、執行醫囑。搶救重度有機磷中毒患者就是從鬼門關裡往外拉人，化解一次次危情時時機稍縱即逝。

折騰三天，患者病情再次突然加重，只得氣管插管，架上呼吸機維持。中醫院和縣醫院的專家會診後，連連稱讚。若患者當初選擇去縣裡這兩家醫院，或中途轉診，因路程遠，治癒的可能性幾乎為零。那段時間，內科醫護人員沒有假期，周院長作為內科臨床大夫，始終牽掛着病人，即便下了班，也照樣一天幾次去查房。治着治着，患者肢體水腫了，是低蛋白血症，調整醫囑，輸白蛋白，醫護在堅持；病情稍稍好轉，又突發胃出血，一次次嘔血，危及生命。科裡迅速制定搶救方案，爭分奪秒，繼續堅持。那些日子，所有醫護人員的神經都繃得緊緊地。直至三周後，患者才從鬼門關裡成功被撈回來。當男人手捧錦旗出現在科內時，周院長叮囑他的，是悉心照顧女人。那面錦旗像之前收的所有錦旗一樣，並未懸掛到牆上，而是被捲起來，跟對待其他雜物一樣塞到了僻靜角落的箱底。

之後三、四年，富足起來的鄉親們，沒人再去喝農藥。只是，吃上了大魚大肉的老一輩人飲食不太注意，血壓高、血脂稠等成了新問題。轄區東固村有位七十多歲的楊姓老人，房顛導致腦梗塞，變成了植物人，在縣中醫院住了幾周回家。他大小便失禁，褥瘡嚴重，需要靠插胃管餵飯。周院長技術高口碑好，患者家人得知後，來請她到老人家中為其定期插換胃管。

村子在地方鎮駐地以北，距醫院六、七里路。老人家在村東邊，較為偏僻。去患者家中插胃管，風險和難度遠大於在院內。但患者身體虛弱，難以抵抗路途的顛簸，短時間內反覆出入院，極其受折磨，其身體根本吃不消。從醫院到老人家的路，那時還是土路，曲折多彎。雨天坑坑窪窪的，到處泥濘渾濁；晴天烈日當空，一陣風起，塵土飛揚，來回一趟弄得渾身是土。老人臥床的那大半年，周院長往返

周院長仁心仁術

十幾次，義務為老人插胃管，手把手教患者家人為老人按摩、擦拭身體，防止褥瘡感染。

「周院長，您吃塊西瓜！」剛到老人家中，熟悉了周院長的老人子女立即圍上，把切好的西瓜送到面前。周院長上了一個夜班，八點鐘才下班，還沒顧上吃早飯呢，一路吹曬，才把纏人的睡意驅走。「我先看看老人情況，一會兒吧！」

患者的孩子都挺孝順，平時輪流在老人床前伺候着。兒周院長不肯歇息，趕忙遞上一杯熱氣氤氳的茶水。「周大夫，快先歇歇，喝杯茶！」「等會吧，我先檢查下褥瘡怎麼樣了！」周院長徑直走向病人，用手示意不喝。

面對這樣一位時常義務來幫忙的大夫，老人的孩子們深感過意不去，有時切個皮薄肉紅的大西瓜，有時遞上一杯預先沏好的熱茶。等為老人檢查完，周院長就不再像進門時那般推托了，吃上塊西瓜或喝一杯熱茶再走。她不想駁了老人子女的面子，令人家尷尬。

時代在進步，經濟在發展，特別最近幾年，這兒由原先的農業小鎮，一躍成為「全國重點鎮」、「中國罐頭第一鎮」、「全國農業旅遊示範點」。環境好了，柏油路、水泥路村村暢通。林立的企業，花園式的規劃建設，招來人口驟增後，往來的外地人亦多起來。為了全身心投入內科工作，五年前，周院長連續多次遞交辭呈，請求辭去業務院長一職。與搞管理比，她更樂意投身「救死扶傷」的臨床一線。

頭銜，不是她想要的，更非她的追求。奇怪的是，無論同事還是病人，對於早已辭去院長之職的周大夫，習慣口口聲聲稱呼她的，依然是周院長。在門診大廳的醫師欄裡，周院長的照片格外醒目。一張和藹可親的笑臉下面，配了行蠅頭小字：周曉華，女，副主任醫師。一九九一年七月參加工作，擅長各種內、兒科常見、多發病及部分急危重、疑難雜症的診治。

這則簡介，只是一份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介紹，是方便外來病人求診看的。本地居民都循着口碑而來，不需看這些。周院長常為患者墊付醫療費、送飯菜之類的那些舊事，早烙印在了患者的心口相傳中，蕩開了的漣漪般一圈圈靜悄悄地擴散，遠播，播遠。

中環的一夜

的線纜，都被剪斷，每個路口的紅綠燈都不亮。要過路的人只得先瞧瞧有無車子，才加速腳步穿過去。車子駛過紅綠燈，也都吞吞吐吐，駕車的人不知應該開還是應該等。遵守規則的習慣和行為，是長久的文明培養和法規約束才形成的。要破壞掉，卻是最輕而易舉。

舊立法會門口的路上，扯爛的紙皮，踩癢的水瓶，紙咖啡杯，還有揉成一團的星條旗，拋得隨處都是。人行道鋪着的地磚，也連片連片地失蹤了，裸露出的泥土仍是死板一塊。舊的中國銀行大廈門前的港鐵口，兩邊的玻璃幕牆也都盡數被打碎，落了厚厚一地的玻璃碴子，像是突如其來的極端天氣降下的冰雹。靠近遮打花園的中環港鐵站出入口，彷彿遭遇了破壞級別的地震。深入地下七八米的步階和手扶電梯上，被鐵欄杆、垃圾桶、雪糕筒、成捆的紙皮，甚至還有水泥製成的碩大花盆連同盆中的綠植，塞得水洩不通。我側耳細聽，還有流水聲，應該是有水管被搗爛了。

中環站的F出口更是觸目驚心，示威者點燃了成堆的雜物，兩米多高的火苗散發出滾滾濃煙。火勢愈燒愈大，不斷斷高的火舌，舔舐着「中環站」三個字。熱浪滾來，示威者和現場拍攝的記者，都無法再靠近。所幸消防隊趕到現場，大火很快被撲滅。正是華燈初上，中國銀行大廈、長江實業大廈、滙豐銀行大廈等地標性建築的外牆燈，都亮了起來，整個中環的夜晚也跟着璀璨綻放，如同過往的每個夜晚一樣。

我穿過遮打花園、皇后像廣場、舊立法會大樓、繞太子大廈、歷山大廈，再過雪廠街、畢打街，一直走到蘭桂坊。各式名店都拉開打烊，諸多大廈雖是燈火通明，但也都門戶緊閉。除了偶有遇到穿反背心的記者匆匆走過，通街只剩衣着光鮮的塑膠模特們，寂寞地站在玻璃櫥窗裡四處張望。蘭桂坊的酒吧倒都還開門迎客，飄出來的音樂聲，也都在竭力營造輕快明麗的氛圍。拿着酒水單當街攔截的酒保們，面對寥落行人時百無聊賴的神情，已將中環今夜的慘淡暴露無遺。

■上個周日(9月8日)晚的中環蘭桂坊，水盡鴉飛。 作者提供

水過留痕

少爺兵

女團崛起或解散

韓國五人女團 f(x) 成員 Amber (劉逸雲) 宣佈跟韓國的 SM 事務所約滿了，而翌日中國籍成員宋茜 (Victoria) 和 Luna 亦同時公告不和 SM 事務所續約，回復自由身，並向出道十年來一直支持 f(x) 的歌迷們表示深深的謝意，但強調今後她們仍會與歌迷們「再」見，意味着她們是不會退出演藝圈吧！

f(x) 女團在中國內地、韓國及國際演藝圈亦是頗有知名度的五人女子組合，然而在成員 Sulli 退團後，該團的隊長宋茜也將自己的演藝事業發展重心回歸內地，f(x) 組合被視為「解散」，早已是意料中事，不過往後五人 (Victoria、Amber、Luna、Sulli 及 Krystal) 會否以別的形式「合體」，相信會是歌迷們所期盼和樂見的。

眾所周知，韓國 K-pop 男女團多年來的「人氣」都如「洗牌」般快，更新換代經常都是「此起彼落」的狀態，尤其是女團崛起或解散，令人眼花繚亂。有歌迷們記得組合的名字，也有只獨愛某組合某成員，在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這幾年期間是韓國女團的「盛世」，當中以韓國女團「少女時代」最受歌迷們歡迎，冠以該團為「女帝」，意為地位「特」高；而 f(x) 能突圍而出，主要是這組合有自己的獨特風格，在舞台演出時其歌曲和衣着造型都是獨樹一幟，她們既不走韓女團常規青春可愛風之餘，也不走性感風，而是電子音樂風，更不模仿別人，不局限於一種風格，所以組合頗受國際樂壇的關注。

年前宋茜為內地電視節目《熱血街舞團》擔任召集人之一，與殿堂級舞者 Miguci Zarate 合舞，舞姿表現得到圈中頗高的評價，資深排舞師朋友指宋茜的舞蹈不比任何優秀的舞者遜色，因為她的舞姿都灌注着舞蹈的「靈魂」，縱使組合演出時她的鏡頭不多，跳舞唱歌顯眼位也集中在別的成員身上，但她都表現出認真和敬業的態度，依然是組合的「金子」，自我發亮。

年，與殿堂級舞者 Miguci Zarate 合舞，舞姿表現得到圈中頗高的評價，資深排舞師朋友指宋茜的舞蹈不比任何優秀的舞者遜色，因為她的舞姿都灌注着舞蹈的「靈魂」，縱使組合演出時她的鏡頭不多，跳舞唱歌顯眼位也集中在別的成員身上，但她都表現出認真和敬業的態度，依然是組合的「金子」，自我發亮。



百家廊

袁星

隨著一聲「吱——嘎——」的刺耳利車聲，一輛摩托車從遠處的濛濛亮中一頭扎進醫院的病房樓。徹底驚醒了積攢已久的懶倦。

沉沉的夜色，被突襲的呼號撕開了一道豁口。「喝農藥了，快救人啊！」一個四十歲上下的男人抱起一個軟條條癱着的女人，將車攆倒在地上，甩開還未完全揭開的夜幕，一臉焦躁跑向正在值班的醫生、護士。

「快！去急診室。」周院長三步併作兩步，一把抓起聽診器，箭一樣帶頭衝出去。幾名值班護士迅速幫扶簇擁着患者，也一溜小跑衝進急診室。吸氧、建立靜脈通道、插胃管，一系列操作，即刻準備到位。周院長邊解開患者衣扣，邊詢問家屬。

「喝的敵敵畏農藥，一斤的瓶一整瓶。喝完就趕來了，離醫院三百多米，路上也就兩三分鐘時間。」男人惶恐地回答。

患者已經昏迷，面色青紫，雙瞳瞳孔縮小，雙肺滿佈濕囉音。拿開聽診器，周院長對一旁的護士長徐慶霞說：「立即洗胃！」洗胃機的聲音，心跳一樣規律，水和胃容物，一遍遍替換着流入流出。敵敵畏的氣味，瞬間瀰漫開來，嗆得人直想作嘔。「阿托品五毫克，靜推。」「可拉明0.375克，靜推。」「洛貝林三毫克，靜推。」「氣解磷定二毫升，肌注。」這些藥物需最快速度用到患者身上，徐護士長和眾位護士動作麻利，辟辟啪啪地舐着安甯。抽液、推藥、扎針，迅捷穩準。那些救命的藥在與胃的同時，被第一時間推送到患者體內。

因與丈夫吵架惱氣，女人已兩三天油鹽不進。一口氣吞下一斤敵敵畏，中毒症狀更顯嚴重。生與死，時機只在一個個瞬間。

周院長對候在一旁呆若木雞的男人說：「我們正盡全力搶救，但患者病情危急！隨時可能有生命危險！」男人應諾着，沉默在旁，表示只要全力搶救了一切結果都能接受，也都理解。救命要緊，沒再多解釋，周院長又開始一撥撥下醫囑，護士們爭分奪秒，分工協作，準確無誤地執行着。

「阿托品二毫克，靜推。」「氣解磷定二毫升，肌注。」

整個搶救室內，只剩下醫囑與執行醫囑的聲音，壓制着洗胃機內濃重的乳白色，以及空氣中刺鼻的有機磷農藥氣味。

大概一個小時後，患者被推進重症監護室，執行心電監護，醫護人員二十四小時輪流值班，隨時根據患者症狀調整、執行醫囑。搶救重度有機磷中毒患者就是從鬼門關裡往外拉人，化解一次次危情時時機稍縱即逝。

折騰三天，患者病情再次突然加重，只得氣管插管，架上呼吸機維持。中醫院和縣醫院的專家會診後，連連稱讚。若患者當初選擇去縣裡這兩家醫院，或中途轉診，因路程遠，治癒的可能性幾乎為零。那段時間，內科醫護人員沒有假期，周院長作為內科臨床大夫，始終牽掛着病人，即便下了班，也照樣一天幾次去查房。治着治着，患者肢體水腫了，是低蛋白血症，調整醫囑，輸白蛋白，醫護在堅持；病情稍稍好轉，又突發胃出血，一次次嘔血，危及生命。科裡迅速制定搶救方案，爭分奪秒，繼續堅持。那些日子，所有醫護人員的神經都繃得緊緊地。直至三周後，患者才從鬼門關裡成功被撈回來。當男人手捧錦旗出現在科內時，周院長叮囑他的，是悉心照顧女人。那面錦旗像之前收的所有錦旗一樣，並未懸掛到牆上，而是被捲起來，跟對待其他雜物一樣塞到了僻靜角落的箱底。

之後三、四年，富足起來的鄉親們，沒人再去喝農藥。只是，吃上了大魚大肉的老一輩人飲食不太注意，血壓高、血脂稠等成了新問題。轄區東固村有位七十多歲的楊姓老人，房顛導致腦梗塞，變成了植物人，在縣中醫院住了幾周回家。他大小便失禁，褥瘡嚴重，需要靠插胃管餵飯。周院長技術高口碑好，患者家人得知後，來請她到老人家中為其定期插換胃管。



上個周日(9月8日)晚的中環蘭桂坊，水盡鴉飛。 作者提供